想去于都的起因是我的大学毛概老师在课上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习总书记去了江西嘛，有没有江西的同学，当时我在课上耍手机，然后也没听到问题，就听到问了句有没有江西的同学，我就憨憨的举起了手，然后我就懵逼了，老师又问，那你知道于都在哪么，我不知道。老师便让我暑假给她去于都实地考察一下。

这就是我为什么去于都，当时也没多想，去就去呗，就当去感受感受风土人情，趁着年轻我还是得多走走。感受各地得风土人情，我私以为这就是阅历。

买到票得那一天我内心是崩溃得，只有站票什么票都卖完了，6小时站票，应该会很难受吧，还没有高铁，只有普快。事实上上车我就想原地去世了，闷热得车厢，空调是没有什么用的，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挤着，空气中氤氲着不知道什么味道，令人作呕。如果有个固定得位子或许我还是会嫌弃，但至少不会这么嫌弃。但那是不可能得，我上车便问了是否可以补卧铺，想去那一道门隔着得，舒服得多得地方。空调都会凉一些，啊啊，感受到了阶级差距。我个人是不太讨厌坐火车的，火车上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，前提是你得有个能坐的地方。只要有个能坐着的地方就可以了。

谢天谢地，事情变得好起来了，乘务员问，是否有人想去餐车雅座，我可不管你雅不雅，有没有饭吃，我只想有个座位。

多少钱！我冲上去，问道。

你去赣州，嗯嘛，一顿晚饭，一顿夜宵，75块。

我甚至想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说不用找了，后来想想还是算球，我也没富裕到可以把钱给态度并不是很好的列车乘务员。这是另一个故事，但我的确非常讨厌列车乘务员的态度，好像谁都欠他们几百万那样。

餐车那是真的舒服，也没那么热了，我拿出了我的平板开始看我没看完的《艺妓回忆录》，待她告诉我路途小心之后，我的手机就关机了，因为我得留一点点电，下车联系那个来接我得人。

几十分钟以后我就看完了《艺妓回忆录》，我开始观察坐在和我一桌得人，对面是个85后得女子，我的右边是个85后得年轻人，看起来这两人好像是一起得，聊天内容很有意思，两个人都是做生意得，女子说她之前一直在国外做纺织生意，似乎是迪拜，然后说国外得生活和理念，隔壁得大哥也聊起来了他的事，但我就没怎么注意了。

之后乘务员来了，收走了我得票，给我一双筷子，这便是我可以继续坐在餐车得凭证。大哥是从卧铺来的，点菜。拿着菜单说，这两个菜，不要，其他都来一份，然后拿6听啤酒。我惊了，我酒量不好，听见他坐个车还喝6听啤酒，有点意思嗷。

然后他和对面得女子一起吃了起来，但他们似乎的确是车上才认识的，也许我隔壁得大哥很健谈吧。事实证明我也是对的。

过了一会儿我平板没电了，就收起来，打开我的电脑开始玩文字游戏，我更喜欢叫他视觉小说，因为实际上这个游戏并没有很多得分支，但是剧情还算不错，看了一会儿也觉得没意思，然后开始看最小割模型了，车上着实还是比较吵，于是便随便看了看，这时候大哥开始跟我搭讪了，于是我便收起了电脑跟他聊了起来。

似乎我也是个非常健谈得人，我自信如此，我忽然地想起，在很久以前我那么外向，幽默，每学期得评语都是，你是老师和同学们得开心果，但老师希望你改掉粗心得毛病。年年如此，直到高中被班主任批为嬉皮士，只会说大话，我便反思自己，全盘否定自己，这似乎是个非常恐怖的事，全盘否定自己，你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得，而我那时候的确是这样想的。这就很难受。我那时候非常的自闭甚至感觉到了抑郁得地步，或许让我初中小学同学听到我抑郁得话，他们一定会笑着说，那必不可能，他是我认识的最乐观得人。那个乐观得人是我，那个自闭的人也是我。班主任的事暂且不谈了，我从未如此恨过一个人。

回到那趟赶往于都的列车上，大哥说了很多，我也学了很多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，别人说的话，信一半，不管什么人说的什么，都信一半，包括我。那我便信一半吧，那么他有一半的可能是个富二代，总之我信一半吧，也不去探究他是个什么人，只需要我去理解他教给我的那些话。还有很多这样的。大概这是男人的成长之道吧。我们常在旅途中，我们常在旅途中遇见，这些人教会我们很多。

他说别人说的话，信一半，不管什么人说的什么，都信一半，包括我。

他说男人一生一定要去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军队，一个是监狱，至少去一个嘛，在那里能学到很多你外边学不到的东西。

他说男人这辈子一定会犯的几个错误，一个是兄弟义气，一个是女人。

他说这个世界上坏人的确是比好人多，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正义，以及对他人有所戒备，理解他人做坏人，但坚守自己的正义。

他说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犯错，但前提是你能承担后果，那么这个错误就可以学到很多，人哪有不犯错的，有些错早犯比晚犯好，只要能承受后果。

他说如果没做的事就不要说了，没做的没什么可说的。

他说他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告诉自己，扛住，扛住。

他说看完每个改编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一定要看原著的小说，还有很多的书，阅历不同的时候，读的感觉是不同的，能读出不一样的东西。

除此之外还有很多，最开始我恨这车开的慢，后来我倒是觉得旅途有点短，这个课程过地有点快，当时我似乎受了点化，一下子就好了起来。似乎我发现自己所苦恼的事，也没有那么难，我的格局还是太小了，都会好起来的。

他让我好好学，学成毕业以后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留了一个电话，楚浙江。姓楚的浙江人。相见就是缘分吧，即使我可能以后不会再遇见他，但是我任然能想起他告诉我的话，想起那句扛住。人生是长的旅途，我们遇见很多人，他们教会我们很多。